

欲望天堂

李辉 著



群众出版社



欲天 望堂



李辉 著 ●●●●●

●●●●●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望天堂/李辉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7
ISBN 7-5014-3226-0

I. 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622 号

欲望天堂

著 者: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桂峰
封面设计: 郝大勇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26-0/I · 1369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言



序言

李辉和他的小说

李辉和他的小说

尤凤伟

一九八七年到胶南县挂职，听当地作者像讲传奇似的讲到一个家在边远山区的农民作者。说他如何在困境中痴迷于写作；说他如何摊上一个全力支持他写作的贤内助。这个“传奇人物”就是这部《欲望天堂》的作者李辉。当然，有关李辉在窘境中不懈写作的方方面面远不止这些，情节的真伪也无从考证，但讲述者明显是带一种赞赏态度的，并断言这个卧薪尝胆的有志者终有出头的一日。

也是山高水长，我在胶南当“县官”的两年间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已在心里建立起悬念的李辉。

头一次见李辉是几年后市作协举行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尽管当时他还默默无闻，还是邀请他来了，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悬念”起到的作用。怎么表述当时见到李辉所产生的印象呢？那就这么说吧，如果在与会者中间搞一个测验：从人群中指出一个“刚从庄稼地里出来的人”，我断定所有的人会毫不迟疑地指向李辉——一个粗壮的红脸大汉。

后来便陆续读到李辉寄给我的一些作品，说“文如其人”是恰如其分的，他的作品正像他本人所显露出来的那样“乡土”，那样的质朴与率性。当然也能读出隐藏于字里行间的才情与灵动。否则也便不会有今天这个已经出过好几本书的农民作家李辉

了。

后来的见面仍是在作协的各种会议上。那么多与会者与其单独交谈恐怕也只有李辉了。除了交谈创作还询问其他一些具体问题。我觉得他矢志不移地写作，既让人感动又让人疑虑：他到底能不能走出来呢？在所谓的“商业”原则下，刊物和出版社早就宣称不再担当“培养”作家的职能（连退稿的毛儿八分费用也不肯出），可以想像一个落款为“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的来稿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恐怕连被阅读的可能都没有。当然这是“外因”，对于一个农民作者还有一个眼界的问题，既然写作“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那么作者的视野必须开阔起来。眼里除了庄稼还是庄稼是不成的。对此李辉本人也有认识。他曾“争取”到乡、县一些部门做文字工作，除了有点微薄收入，开阔视野肯定是他的主要所求。但他总做不长，不久便离开了。他说他受不了。至于受不了什么，他没说明。但我想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问题是人对于环境总有“受不了”的时候，但对待的态度大相径庭。有的人受不了也受，逼迫自己适应，哪怕扭曲了心灵。而有的人则不肯屈尊附就，比如李辉。一个满脚烂泥的庄稼人换了皮鞋踏进政府大院，打量了几眼又能义无反顾地走出来，这是需要有些“心气”的，这份“骄傲”让人钦佩。仅凭这一点，大家便有理由相信从政府大院出来的他终会踏进另一个院落——文学。果不其然，后来李辉的写作便像一只迎风而上的风筝，飘飘升空，不断有作品发表，出版了作品集和长篇小说。这很值得欣慰。

我最早读到的是李辉的中篇小说《荒草地》。这篇小说写了一个村庄的村长和他的媳妇，村长因当上村长而变质，村长媳妇因他的变质心田变成了荒草地，最后一步三叹地离开了依然深爱着她的丈夫，寻找她心目中的净土而去。小说写得很淡泊，缓缓地流动，读完后却感觉到了沉重。我从这篇小说中读出了他潜在的才华，读出了他创作态度的认真以及对社会人生的热切关注和



严肃思考。再后来读到了中篇小说《农民媳妇》，作品中塑造了村支书崇罗山，还有段小改和她的丈夫黄金福农民夫妻俩，崇罗山看中了貌美的段小改，频频威逼利诱，善良纯朴而又愚昧的段小改竟受宠若惊，终于投进了崇罗山的怀抱，黄金福得知了妻子的奸情后一度气愤难平，连连得到提拔后，竟然将崇罗山视作了恩人。作品剖析了滋生丑恶现象的土壤，引人深思。中篇小说《选举大会》以乡村选举为观照点，展现了从乡镇干部到普通百姓的众生相。程德胜年轻有为，镇长全力支持他，选举时竟只得了七票。原因是他引发了公众的嫉妒和逆反心理。村支书挖空心思地支持的马全有也以几票而落选，表现了老百姓对权威势力的反叛。人见人怕的地痞二流子郝银海只得了一票，说明了人们对邪恶势力的痛恨。结果，几乎全票当选村主任的是一位花痴，讽刺的矛头直指不合理的政体和人的灵魂，“不仅写出了村、镇干部私下操纵选举，更写出了村民的愚昧、麻木及逆反心理”（引自文学评论《现实的呼唤》，徐培范著）。中篇小说《英雄老百姓》也是写了当下的农民和村干部，马王庄的老百姓们推翻了自私自利的老支书，拥戴新支书上了台，新支书上任后没有满足百姓们的私欲，百姓们一怒之下又把新支书推下了台。作品极具讽刺意味地探索了公众心态，同时也写了老百姓们的觉醒，只要拧成一股绳，他们可以左右干部们的命运，然而由于自私等原因的作怪，他们觉醒得过了头。

听李辉说，读过他小说的朋友们，领导干部不满意，普通百姓们也摇头。干部朋友们问道：“你小说中的干部怎么没几个像模像样的呢？我们的形象就那么差劲吗？”群众朋友则疑惑地说：“人家的书都把老百姓写成好人，你怎么把我们弄得那般落后、丑陋？”李辉总是讷讷地没法回答。其实李辉他审视的是人。无论揭露、鞭挞，还是颂扬、讴歌，他的着眼点是人的灵魂，仇视的是丑恶的人性，呼唤的是人性的美好。他创作的这一特点，在长篇小说《欲望天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欲望天堂》是一部“反腐”小说，她跟当前的此类作品相似，继承了小说干预生活的优良传统，描写了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活，批判地再现了官场上的风风雨雨。小说以某省一县城为背景，以一桩豆腐渣工程的曝光为引线，刻画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等部门的数十个人物，深刻而又细致地剖析、鞭挞了为大众所瞩目的腐败现象，对权欲、物欲、情欲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拷问。长篇小说的要务在于故事情节的错综复杂、一波三折，以及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这部小说的成功处也在这里。黄海县出了一个工程贩子田耀宗，他所拥有的建筑公司只配去盖民房，但靠着红黑两交，一手给负责人送礼，一手雇用乡霸整治竞争对手，承揽下了黄海县的所有大工程。三层五层的楼房他敢揽，十层二十层的他也不打怵，一揽就能揽到手，到手后他便转包给别人，谁出价高就转给谁，工程质量诸事他基本不管不问。六千多号职工的县建筑公司被他挤垮了台，总经理朱崇均气愤不过，在十八层高的县开发区办公大楼竣工后，携带炸药罐潜到了大楼下。他要把豆腐渣工程的真面目炸出来，逼迫有关部门来割除田耀宗以及田耀宗的支持者这颗毒瘤。他是工程专家，知道一公斤炸药只能使这座大厦十平方米左右的墙壁产生裂痕，而如果工程质量达到要求的五分之一，大楼会毫发无损。岂料他引爆炸药罐后，大厦竟轰然倒塌！后经鉴定，大楼工程质量仅能承受三级地震，豆腐渣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从此小说的大幕拉开，故事一环扣一环地向纵深推进，人物也随之纷纷登场，腐败、反腐败；侦查、反侦查；明争暗斗，矛盾四起，险象环生，政治舞台因了特定的环境而惊心动魄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故事的表层，情节线也不是因了故事而发展的，而是源于人物的性格，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故事情节也因了人物的摇曳多姿而更为精彩。

当下的反腐小说已形成了模式，正反人物阵线分明，正面形象的主人公历经曲折终于战胜了反派人物，结尾皆大欢喜凯歌奏响。就连一些获得好评的作品也莫能免俗。《欲望天堂》



序言

李辉和他的小说

在这一点上处理得较为理想，小说塑造的十几个主要人物，除公安局长袁文东外，你很难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吴永华，是一县之长，他贪财恋色，渐渐滑入无恶不作的深渊；可他的堕落是由误会造成的，这个误会看起来是出于偶然，其实是大环境，是偶然中的必然；没有这个大环境，吴永华不会步入歧途，这位县长骨子里还是一位好官，因此最后他才能够幡然醒悟，灵魂进入想望的天堂。经委主任傅雅雯也是一个所谓的反派人物，在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为所欲为，结果竟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女魔。但她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爱情，她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官，末日来临时，她还慷慨激昂地道：“假若我真的被押向审判台，我会激动地大声宣布，能献身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丈夫，能为这样一位丈夫去死，我感到自豪！”县委书记刘俊涛，应该算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了，他品德高尚，清正廉洁，但书中主要人物的变质变味都是由他而来，他的责任从某个方面来说，比任何人都要重大。人物形象的复杂化使小说更为耐读，也使主题呈现出了多元的格局。跟当前的反腐小说一样，《欲望天堂》的矛盾也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但这里的解决是缘于人物性格的裂变，比故事型的圆满显然更胜一筹。

总之，《欲望天堂》在塑造人物、故事情节的设置诸多方面的探索值得肯定。李辉在这部作品里的着眼点依然是人。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对人的灵魂进行了剖析、拷问，唱出了这首忧患意识深重的悲歌。

自从文学被置于了所谓的边缘以来，一些作家和读者便有意无意地把文学当成了把玩的东西和纯粹的商品，其实把文学当成把玩的东西的作家，最终的目的也是纯粹的商品。只要得到大众的青睐，只要挣到高额的金，别的便不予考虑。这个时候再来谈文学的意义，再来谈作家的责任等等，便如同空穴来风。这是文学的悲哀。李辉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的孤傲，他用自己的坚守

证明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他热切地关注着现实，恨不得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随时随地地揭露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憎恶，达到消除、净化的目的。这自然是值得赞许的。问题是正因为这种理念色彩过浓，使李辉的某些小说在诗性和文化意蕴方面便难如人意，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

李辉正在做着不断的努力，而且势头正劲，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就！相信李辉不会让大家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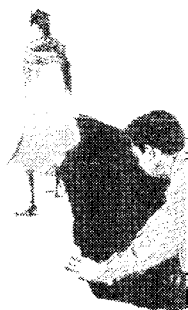


目 录

目 录

序	言	李辉和他的小说	1
第一章		县长的烦恼	1
第二章		夜晚不平静	8
第三章		豆腐渣工程	15
第四章		途穷困兽斗	22
第五章		红颜知己稀	28
第六章		致命的证据	34
第七章		风雨同船渡	41
第八章		旺火浇重油	48
第九章		大选的谜语	55
第十章		案牵众官心	61
第十一章		局长的忧虑	70
第十二章		两个女强人	75
第十三章		平地起惊雷	81
第十四章		男子汉的泪	88
第十五章		县长的爱情	95
第十六章		扑朔又迷离	102
第十七章		谁不会表演	108
第十八章		案情分析会	113
第十九章		政委林悦知	119
第二十章		乱情温柔乡	125
第二十一章		爱恨情人泪	132
第二十二章		队长的疑惑	137

第二十三章	情乱竞风流	144
第二十四章	书记家取证	151
第二十五章	节外又生枝	157
第二十六章	阴谋胜阳谋	162
第二十七章	又赢了一局	168
第二十八章	疑雾乱人魂	174
第二十九章	队长的苦恼	181
第三十章	红黑两老大	186
第三十一章	夜深人静时	194
第三十二章	书记的愤怒	200
第三十三章	警官落圈套	207
第三十四章	部长出水面	214
第三十五章	案情急如火	224
第三十六章	可怕的医院	229
第三十七章	路径在何处	239
第三十八章	疑团复疑团	246
第三十九章	真情动人心	254
第四十章	血染芦苇荡	261
第四十一章	惊雷手术台	266
第四十二章	审问袁局长	271
第四十三章	情人的心弦	278
第四十四章	雅雯的车祸	284
第四十五章	问疑七姑岭	290
第四十六章	残酷的推理	296
第四十七章	图穷匕首见	302
第四十八章	余音绕梁远	311



第一章 县长的烦恼

那天夜里，县长吴永华被他老婆绑起来后，他又舒舒坦坦地睡了一会儿，直到一阵似笑非笑的夜猫子叫钻进耳朵他才醒过来。夜猫子的叫声有些刺耳，然而只要睡得踏实，一般情况不会把人怎么样。问题是近来吴县长烦心事儿太多，多得脑袋里舞舞爪爪地快盛不下了，想睡觉必须借助安眠药，而药性一弱，一有风吹草动又立马醒过来，一醒过来马上就进入了情况：升任的事情今天该听到准音儿了吧？

时令已是秋末，县委县政府五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即将开始，其实是已经开始了，市委已做过多次调查摸底，吴永华该跑的跑了，该活动的活动了，升任的事情始终没有准音儿。县委书记刘俊涛，都四十八岁的人了，再干也就是干一届，就那么回事了，适时引退到人大去蹲起来，把位置让给他吴永华，日后还能屈着他？可这个家伙忒权迷心窍了，如同一头吃了兴奋剂的老牛，身架子眼看要垮掉了，劲头却是越来越欢势，一点让贤的意思也没有。他吴永华已经四十岁，今年的换届分明是道坎儿，升不成县委书记，这辈子怕是就这么着了；若是跨过了这道坎儿，他的前程可就辉煌起来了，四十多岁干进市里去还是年轻的，凭着他的

才干，他会当上市委书记的！

上苍还嫌吴县长不够烦似的，偏又塞给他一桩烂眼子事：三天前的深夜，县开发区综合办公大楼不知让哪个狗日的给炸毁了！这个开发区是近两年他专心一意经营起来的，是县长工程。尤其是区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他顶住了种种压力，排除了种种干扰，驳斥掉种种非议，硬是斥资八千多万元，使十几层高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这摩天大厦是他的脸，是他高高举起的一块金字招牌，是赢得顺利晋升的重要筹码。万没想到威武壮观的摩天大厦，竣工没几天便轰然坍塌成了一堆垃圾！那天晚上他接到公安局副局长袁文东从现场打来的电话，说是区办公楼已变作一片废墟，他的脑子里立时就蹦出“豆腐渣工程”几个字来，眼睛一黑坐在了地上。制造出这么一个大豆腐渣工程，不但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很可能连性命也保不住了！直到袁文东请求指示，吴县长才勉强镇静下来，坐在地上要求袁文东再复述一遍，他这才听清楚摩天大厦不是自然倒塌，而是歹徒用炸药炸毁的，是一起特大爆炸案。尽管如此，吴永华还是感到了前程暗淡。摩天大厦化为垃圾，用心血凝成的政绩变成泡影了，因大厦建造而引发的流言蜚语无疑会再度泛滥，就算这些事情能够摆平，仅仅是个案件，他这个一县之长也难以逃脱干系！他摔掉话筒，疯了似的来回踱着步子，一遍一遍地骂着那个不知名的案犯，狗日的不炸县委不炸县府，偏偏炸开发区办公楼！早不炸晚不炸，偏偏在换届选举这个节骨眼上炸！明明是跟他姓吴的过不去嘛！等逮住那个狗娘养的，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定成死罪！

吴永华的活动就更为紧张起来，小车轱辘蹿东奔西，一天几十个电话打出去，自然，主要精力还是在县委书记刘俊涛那里。刘俊涛也不曾闲着，有望进入主要领导行列的人员全没有闲着，吴永华往那里打电话十回有八回占线，约好了单独会面的，跑到那里一瞅，妇联主席张玉雪早坐在那里了，再不就是县委办主任周家栋、组职部长郑阳等等，反正都是县委那边的新贵们。今儿晚上九点多钟，吴永华好歹跟刘俊涛坐在了一起，这是摩天大厦



爆炸案发生后两把手第三次单独会面。吴永华绕弯儿划圈子地往那事儿上靠拢，依然掏摸不出句实话。自打上次换届，他的肩膀跟刘俊涛齐起来，刘俊涛就不把他当做体己人了，尤其是近期以来，权力中心按惯例要向吴永华倾斜了，刘俊涛简直就不想说一句实话了，云山雾罩，话到嘴边还要留下多半句。今儿吴永华是以行政大厦爆炸案为开场白的，刚开口就被刘俊涛截断了，刘俊涛沉沉地说道，永华啊，这起案子毁掉了八九千万元，我们两人难辞其咎，但总是是刑事案件，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不必多管，公安局会全力侦破的，会很快弄个水落石出的。刘俊涛生硬地转开了话题，跟吴永华谈起了日商开发南海滩的事情。他说他的精力有限，时间也已不多，只得请吴永华多操点心，他要集中精力考虑班子的换届问题，争取下届班子更年轻，更富开拓精神。吴永华看他实质性的事儿闭口不提，心里憋得够呛，只好跟着敷衍说，刘书记一定得注意身体，换届选举虽已渐渐逼近，但再怎么急也不能把身体累垮了。刘俊涛的胃病日渐严重他是知道的，近来口袋里揣着止痛水，痛上来了就喝一口，不想住院的原因，说穿了无非是怕上级说他不行了就是了。

被窝里的吴永华这时忽而想到一个问题：这次爆炸的目的是否真的是朝着自己来的呢？区政府一幢空楼，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怎么会惹人大动干戈？是敌对分子策划的恐怖活动吧，一个小小的县城能搅起多大的风浪？一定是冲着他这个县长的政绩来的！那么，案件的主谋八成出自县委大院了，甚至就是刘俊涛亲手实施的！刘俊涛自知年龄已经到线，不拼命争取今冬就永远地划上句号了，于是就鬼迷了心窍，向着自己致命的竞争对手来了这么一次爆炸！吴永华连连地祷告起来：老天睁眼，让刘俊涛这个老官迷成为罪犯吧，盼望公安局早日把他挖出来，送老东西上西天！想像着刘俊涛戴上了锃明瓦亮的钢铐子，他坐上了县委书记那把皮转椅，市委领导的高座可望可即了，吴永华禁不住笑了起来。这一笑出了事，他感觉到了喉骨节的难受，像被什么东西勒着似的，喉骨节不能随意活动。他诧异地睁开了眼睛，这才发

现自己的胳膊腿儿被布带子捆绑得结结实实，而且被固定在床上，脖子也不放过，一条布带子横亘在上面。吴县长以为这是在做梦，只要身子使劲一挣，睁开眼睛就化险为夷了。他便运起所有力气奋力一挣，没起作用，身子还被五花大绑在床上。但他不甚着急，静静地歇息了一会儿，又吸进一口气，鼓足了力量，这当口他眼珠一转发现老婆高群坐在沙发里，他便松了口气，遇见救星似的吆喝道：“高群，我让梦魇缠住了，快把我推醒，快啊！”

高群没有动。她慢慢地收回冷冷的目光，端起水杯，细细地啜饮起来。吴永华有些生气了，日有所感夜有所梦，梦里梦外不是毫无瓜葛呢。丈夫被置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她竟视若无睹，而且还泡上了茶水，像观看节目一般欣赏！就算平日里有些疙疙瘩瘩，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该拉一把的吧！吴永华不想求她了，又不是真的被绑了架，不就是多受会儿虚惊嘛！他又攥拳瞪眼地鼓足了劲头儿，就要再次来它个拼命一挣时，高群站了起来，站到了他的眼前，冷笑道：“吴永华，你这是在演戏呢，还是自以为是得没治了：以为你这个县太爷遇不到这种事儿？”

吴永华眨巴了一下眼睛，疑惑地望着自己的老婆。高群指了指明晃晃的电灯：“你仔细瞧瞧，这是在做梦吗？”吴永华张大了嘴巴，“不是在……做梦？”高群拽起他脖子上的布带子，接着又一松，布带子弹回原位，吴永华疼得哆嗦了一下，眼珠鼓出了眼框。高群嘲笑道：“吴县长，这是做梦吗？”吴永华满屋瞅了几圈，脑子渐渐地从滞涩的泥沼里挣脱出来了，这些日子满脑子事情横冲直撞，都把他折腾成神经病了，竟然连梦境和现实都撕扯不清了！“高群，你在搞什么名堂啊，松绑！”高群道：“搞什么名堂？”她转身从茶几上抓起一把剪刀，咔嚓咔嚓剪了几下，然后刀尖对准了丈夫的脖子：“吴县长，这回知道我要搞什么名堂了吧？”

“住手！”吴永华魂飞魄散，“来人啊……”



“你不要喊叫，我给你准备了一壶水呢！”高群把剪刀顶在了他的脖子上，“老老实实回答我几句话，就上路吧！”

吴县长大感恐怖，又忍不住叫唤起来：“救命哇……”

高群不再说话，她原本就是一个寡言的人。她起身拎起茶几上的大铝壶，伸手捏住了丈夫的耳朵，以防他胡乱摇摆，水柱照着嘴巴灌进去。吴县长急眼了，但他不想屈服，他知道，娘们儿真想要他的命，闭不闭嘴都难逃一死，倒不如豁出去呼叫起来，还有一线转危为安的希望。但水柱太粗又太急，他喊叫了一声就被呛瞪了眼，他就鼻孔里吸着气，嘴巴快速地啊啊叫唤着往外喷吐，照着女人的脸上喷。高群把壶一活动，水柱奔向他的鼻孔，然后就鼻里嘴里来来回回地浇灌起来。吴县长没辙了，呜哩哇啦地乱叫起来：“我不喊了，要杀要捅，尽你拾掇吧！”

高群放下铝壶，望着丈夫水淋淋的脑袋，瞪着眼睛喘粗气。吴永华脑子里推开了磨儿：瞧这架势，混蛋娘们儿没打算造人命。若是动真格的，睡着的时候一刀扎过来不就结了，还用劳神费力地把人绑起来？这娘们儿是打算要挟他的！吴县长心中有了底，但还是不敢大意，好汉不吃眼前亏，哄她给自己松了绑再说吧。想到这里他打了个寒噤，可怜巴巴地央求道：“群，天挺凉的，能不能给我擦擦脸？”

高群没言语，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突然眼圈红了，哽咽一声，扑在茶几上哭泣起来。吴永华的鼻子也发了酸。他知道女人今晚是为哪般了。自打他跟人事局的肖洁好起来，他就不把老婆当老婆了，老婆为此没少遭罪，甚至还挨过他的耳光。将心比心，这种事情谁能受得了呢？老婆今晚是被他逼上了梁山。吴永华叹了口气，“群，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别哭了。今晚我对天发誓，从此跟姓肖的女人一刀两断！”

高群猛地抬起头来：“吴永华，你说什么今天我也不听了，再听下去，你就要把我蹬出门去了！”高群又哭起来，“你想蹬我出去，我早就看出来，我要是只有二三十岁，不用你蹬我早就离开你了！眼下我四十岁了，我出去找啥主儿，下半辈子怎么

过！我是个没骨气的女人，好赖这辈子跟你跟定了。可我也不傻，不给你戴上笼嘴砸上铁锁，你哼哼一声就会把我掀到天边去！”

吴县长无可奈何地说：“戴啥笼嘴，砸什么铁锁，说吧。”

“我让你把县长辞掉，干普通公务员！”

“老婆啊，这跟当县长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吴永华苦咧咧地说，“真不想改正，当工人当农民照样花呢，你说是不是？”

“没这顶县长的帽子，肖洁那样的狐狸精不会上你的身！再说，这还不是笼嘴铁锁呐！”高群站起身来，“你得白纸黑字给我立下字据，把你这些年的黑事儿承认下来，我好随时把它送给检察院。”

吴县长脊梁沟里嗖地冷了一下，刚刚下落的心又提了起来：“我真的知错了，不要这般震唬了，我保证……”

“收起你的保证，空口说白话，今儿你就是嚼碎舌头也不中用！”高群坐回到茶几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我知道，你把乌纱帽看得比命还重要，我不让你为难，还有一个条件，你可以选择。”

吴永华忙不迭说：“你说。”

高群摸起了剪刀，朝吴永华一举：“把你的骚根儿剪掉。”

吴县长头皮一麻，下身不由自主地收紧起来，这才真正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了。今晚不能把她说服，他的命根儿恐怕就攥在她心里了。“群，我知道你下不了这个狠手的，十五六年的情分，咋能不给一点改头换面的机会呢？这样吧，你使劲捶我一顿吧……”

高群好像不曾听到，“说吧，选择哪一条。”

吴永华正待继续央求下去，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他的眼睛一亮：“他妈，先松开胳膊，让我接个电话吧。”高群不吱声。吴永华咽下口唾沫，“松开胳膊我也跑不了，还用这样担心？一只就行了。”心里则想，你递话筒的工夫，我半只胳膊也把你收拾了！